

三里屯——一旦遇见，便刻骨铭心。

爱 @ 三里屯

李璐——著

LOVE IN SANLITUN

漓江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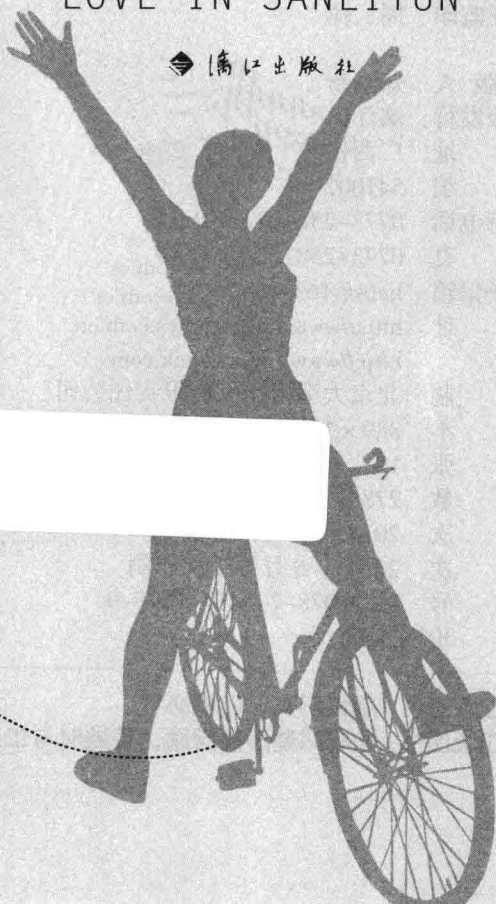


爱 @ 三里屯

李潞 著

LOVE IN SANLITUN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 @ 三里屯 / 李潞著. 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407-7070-9

I. ①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0977 号

爱 @ 三里屯

作 者 李 潞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
封面设计 石绍康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× 1280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78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070-9
定 价 28.00 元

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引 子	1
第一章	2
第二章	21
第三章	33
第四章	50
第五章	74
第六章	97
第七章	109
第八章	121
第九章	147
第十章	179
第十一章	209
第十二章	235
第十三章	265
第十四章	293
后 记	309

引 子

老严的右眼下方有道伤疤。那是大一时在北京三里屯南里为救一个中学小女孩，跟几个地痞打斗，被刀划破面部所致。当时老严血流不止，染红了胸前。小痞子们看到血人一般的老严，吓得慌忙四散。

那个女生也被打得倒地不起，浑身是血的老严把女孩吓得不知所措，她哭喊着求路人把他送到医院急救。老严的眼角被缝了五针，透过模糊的双眼，老严看到那个被救的女孩哭肿的大眼睛和刘海儿齐额的日本发型。

以后每逢阴雨天，他的伤疤便隐隐作痛。可那被救的小女孩早就没有了音信。

第一章

1

1997年的夏天格外热。那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也格外火，成为整个夏季一道靓丽的风景。北京国安队破天荒地以9比1击败了上海申花队，点燃了工体，也引爆了球市。老严是比利时一家钻石公司驻华首席代表，有车有房，收入颇丰。他还是个球迷，为了看球方便，索性长期包了三里屯工体附近亚洲大酒店的一间客房，每逢有球赛他都去现场看。比赛结束，就带着朋友到酒店喝酒聊天，日子过得很惬意。一天总部老板米歇尔给老严发了个传真，让他过几天接待自己的女友，来自泰国的韩梅小姐。看名字是个中国人，估计是个华裔吧！老严想：“老板真他妈浪，去了趟泰国还泡上个中国妞。”既然是老板的蜜，他自然不敢怠慢。安排好公司的事，他开始静候这位贵客的光临了。几天后老严的BP机响了。回了电话，那头的韩小姐说：“已经到了，怎么安排未来几天的活动？”

在京广中心Lobby见到韩梅时，老严有点惊诧。这是位大高个、黑皮肤、蓝眼睛、中国脸的混血美女。长得好看但很粗糙，带着河南味的普通话还不流利。见老严一脸的疑惑，韩梅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俺是三国混血。爹是荷泰混血，俺娘是河南人。你发什么愣呀？先带我去长城、故宫转转吧！”

看着眼前这位有点二的美女，老严暗暗叫苦：“老板怎么招惹

这么一位主儿啊，整个一个国际小太妹。看她那股劲头，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。”

果然，四九城刚转了一半，韩梅就失去了兴趣，嚷嚷着要泡泡北京的酒吧，体验一下北京的夜生活。

2

顺着长安街往东就是建国门。建国门的北侧便是外交公寓、友谊商店、秀水街和贵友大厦。这些建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外宾、华侨和高干子弟常出入的场所。Maxican Wave 就坐落在秀水和贵友之间。这是当年北京最著名的酒吧，老板是澳洲驻华使馆的退休保镖，客人们是一水的老外和汉奸，生意很好，热闹非凡。

老严把韩梅带到这里玩。韩梅自然如鱼得水，非常喜欢，并且不停地跟男客人们挤眉弄眼，打情骂俏。那些跟男伴们一起的女客人们气得直瞪老严。意思是说，你傻×吧？女朋友这德行也不管，还傻乐？老严心里明白，也懒得解释，闷头喝着酒。酒吧里灯光昏暗，不时地爆发出韩梅那放荡的尖叫声，和那些男客人们的起哄声、口哨声，乱糟糟地让老严恨不得把头埋在桌子底下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拍他肩膀并且大喊：“老严？”

老严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梳着马尾辫子戴眼镜的青年男子，胖乎乎的，留着一撮山羊胡，臂下还搂着个特妖娆的女孩。那女孩穿着黑色跨栏背心，白皙的皮肤，样子很甜，胸前两个大乳几乎要跳出束缚，贴到老严脸上了！

“我靠！这不是老车吗，你怎么回国了？”

3

老车是老严外语学院的同学，大名叫车震。没想到后来这名字的含义居然那么丰富。毕业后，两人又同在一家大型合资企业做外聘翻译，关系自然很密切。一年后，车震娶了个英国女子，跟着老

婆移民了。外聘合同到期后，老严又回到了原单位上班。后来也遇到了现在的老板比利时人米歇尔，辞去公职跟着他去了比利时销售钻石。两年前被老板派回中国开发市场。一晃八年过去了，两人居然在北京的酒吧相遇，颇为意外与惊喜。车震连忙松开搂着的女孩说：“哥们都回国三个月了，在一家美国人开的外语学校当老师。”说着指着身边的女孩介绍道：“这是我女朋友余安，北京人，电影演员。”老严看着老车，又打量着余安，充满了疑惑和好奇：“这厮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哪冒出个女朋友？”

4

酒吧的角落，韩梅跟一帮老外正投入地玩着飞标。她的周围聚集了很多百无聊赖的男男女女。浪笑声、怪叫声一阵接着一阵，引得周围的客人不住地侧目观看。老严皱皱眉头，转过身背对着韩梅的方向，拍着车震的肩膀说：“英国待得好好的，怎么又跑回来了？而且回国都三个月了，弟兄们居然不知道。你可真行！”当着余安的面他不好意思问车震是不是跟老婆分手了。

“我靠，别提了。刚回来时就想联系哥几个，可没有你们的联系方式。听说你去了欧洲，不知道你也回国了。真是老天有眼，在这儿遇到你，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。哈哈……”他开心地大笑着回答。然后问老严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你走后，我是去了比利时卖钻石，后来被老板派回来负责中国市场，我都回来两年多了。”

“钻石？大生意啊！”余安看到老严手持大哥大，一身名牌。伸出手，娇滴滴地说：“严哥，您可是大老板啊，给张您名片吧？”老严低头从手包中摸出张名片，瞟了一眼余安颤动的巨乳，却把名片递给了车震，一脸坏笑道：“哥们，行啊！女朋友够漂亮的。有机会给兄弟也介绍个美女演员呗！”

余安妩媚地一笑，眉毛一挑说：“这个容易，包在我身上。就严哥你这条件，会有很多美女往上扑的。”

老严哈哈一笑对余安说：“谢谢啊，那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”然后把车震拉到一边悄声问：“怎么，你离婚了？”

这时，一身酒气的韩梅走过来，一把搂着比自己矮半头的老严问：“Why not come and join us?”

车震看到韩梅，眼里露出疑惑的目光。老严怕引起误会，连忙介绍说：“这是韩小姐，泰国人。我老板的朋友。来中国旅游的，哥们负责接待。”

车震笑着摇摇头，用怀疑的眼光问韩梅：“你好，韩小姐。你真是他老板的朋友啊？我还以为你是老严的女朋友呢。”

韩梅肆无忌惮地把胳膊搭在老严的肩头，大笑道：“他还不够强壮，哈哈。”

车震看看眼前韩梅高大丰满的身材，开玩笑地用英文说道：“那可不一定。You never know if you do not try.”意思是，你不试试怎么知道他不强壮呢？

韩梅瞟了一眼老严狂笑道：“那就给我个机会试试吧？也许，我会拜倒在你的石榴裤衩下呢。哈哈……”

老严身高 175 厘米，算很标准的男人个头了。但跟 178 厘米的韩梅相比，足足差了一大截。他摇摇头，咧着嘴说：“你可饶了我吧，我可不是你的菜。”

话音刚落，大家便哄堂大笑起来。

5

从酒吧出来已是凌晨时分了。七月北京的夜晚依然炎热难耐，路边烧烤摊烟雾缭绕。下夜班的、刷夜的、睡不着觉的年轻人，三两成群光着膀子围坐在用纸壳搭凑的小桌旁，喝着啤酒撸着羊肉串。昏暗的汽灯忽明忽安，远远望去宛如鬼火令人发毛。

车震搂着余安，略显微醉地走向自己的 212 敞篷北京吉普。一边吃力地开着车门，一边对老严喊道：“今天真他妈的开心，你下周尽快安排哥几个聚聚，这帮孙子多年不见，还挺想他们的。”说

罢带着余安，驾车嘶叫着消失在夜幕中。

韩梅望着车震远去的汽车，晃晃悠悠地挽着老严嘻嘻哈哈地问道：“你们同学聚会有帅哥吗？我想跟你一起去。”

韩梅是个奔放的混血女孩。尽管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老严也能闻到她身上散发的浓浓的风骚味。不过有一点好，这两人倒是不来电。再说，还有老板这层关系，双方并未做什么苟且之事。韩梅在中国没有朋友，倒是在泰国认识了一个来旅游的中国女孩。韩梅帮过她很多忙，两人便成了朋友。跟老严四处玩了几天之后，她也渐渐失去了兴趣，便对老严说想去找她认识的那个北京女孩玩几天。老严正求之不得呢。这些日子陪着她从早到晚地乱跑，把老严累得够呛，总算能消停几天了。韩梅不在身边缠着，老严顿时轻松许多。他给老板发去一封邮件，汇报了韩梅小姐在北京的情况。然后回家陪老婆孩子，安排同学聚会之事。

聚会地点定在工体东门的酒吧 CARWASH。那是北京最早的酒吧之一，有乐队演出，明星出入。如今酒吧早已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海鲜酒楼叫锦都久缘。

夜幕下的北京是一坛美酒，浸泡着无数买醉的灵魂。他们品味着酒精划破喉咙的滋味，他们知道醉后的三里屯更美。霓虹闪烁，烂醉如泥，泪光闪闪，豪情万丈。北京的怀抱是如此的温暖宽厚，抚慰他们破碎的心灵，除去他们满身的疲惫。三里屯的酒吧如长长的街灯，伫立在街头，如渔火般温暖闪亮。

6

盛夏的夜来得晚，七点聚会开始时，天还是亮的。晚霞被乌云遮盖着，远处轰鸣的雷声响起来，一场雷雨就要来了。老严到达 CARWASH 酒吧时，已经有两个人先到了，林秋、老李。

老李全名叫李国荣，是个儒雅的商人，在一家美国食品公司大中华区任总经理，事业成功，和车震、林秋一样，也是老严的大学同学，而且还有更近一层的关系，是老严的表小舅子。此人 30 岁，



虽然相貌平平，但务实勤勉，生活简单规律，老实忠厚。标准的两点一线男人，是他们中结婚最早的一位，老婆是北京某区长的千金。下班就回家，很少在外面跟他们鬼混，应酬。

“真不容易啊，老李！跟弟妹请好假了？”老严笑呵呵地揶揄着老李。

“是啊，我可不如你那么自由。去哪，干什么，表姐都不干涉。真是令人羡慕啊！”老李留着三七开的分头，戴副眼镜，镜片后面的目光有点阴阴的。她说的表姐是指老严的媳妇柳娉。

老李话音刚落，车震拖着余安也走了进来。看到大家，他兴奋地喊道：“想死你们这帮孙子了，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，哈哈！”

车震穿着一件圆领老头衫，翘翘的山羊胡，梳着马尾辫。余安穿着一件无袖背心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把两个大乳房憋得像一对气球。

“我靠，你怎么变这副德行了？留胡子，梳小辫，真够时髦的，不会跟演艺圈那混吧？”老李上前跟他拥抱。

“沾点边，哈哈。我女朋友是演员嘛。”说着他把余安介绍给大家。

余安不愧是个演员，见面自来熟，大方地跟大家打招呼：“各位大哥好，常听老车提起你们，真是久仰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混不下去了，让人给驱逐出境了啊？”林秋边开玩笑边瞅着余安，一脸坏笑。

林秋也是老严的大学同学，人长得很帅，浓眉大眼，一头茂密的鬻发，身材魁梧，是加拿大某设备公司驻华首席代表。他自恋得很，声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，所以仍然单着，做他的钻石王老五，不过身边美女却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。

“哥们这叫回国报效祖国，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我就热血沸腾，哈哈！所以就杀回来了。”车震神采飞扬地神侃道。

车震的到来让安静的酒吧顿时热闹起来。邻座的客人见这帮人吵吵嚷嚷的样子，有的皱眉，有的兴致勃勃，斜眼观瞧。

车震跟老严、林秋、李国荣四个同学七八年没见了，这次聚会

显得异常兴奋。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那种孤独和寂寞令他由衷地想念国内热闹自在、如鱼得水的生活。

“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贫，一点都没变。你小子就会说便宜话，你要真是热爱祖国，怎么不继续当你的中国公民啊？摇身一变成了英籍华人。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。”老李居然一本正经地跟他抬起杠来。

“我说老李，我要是有你那么一个当区长的老丈人，肯定不出国混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忍受那孤独啊？”车震笑着回击道。

老李被车震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地没了声音。老严见状，忙岔开话题：“一晃毕业都十年了，哥几个都发展得不错。唉，十年不见，眼泪汪汪啊！”

“你约大吉普了吗？她怎么没来？”林秋递上一支中南海香烟，低声地问老严。

大吉普是他们给起的外号，本名叫邢燕燕，是个网球运动员，地道的北京姑娘。酷爱黑豹乐队，也开一辆212吉普车，酷劲十足。所以大伙都叫她大吉普。她是老严泡吧时认识的女孩，很喜欢老严。

听林秋问起大吉普，老严想，林秋这小子肯定是迷恋人家的身材，看到自己对大吉普只是玩玩的态度，就想趁机接近她。

老严知道林秋也是想玩玩而已，所以并不想让林秋得手，可又不好意思拒绝。于是有点酸溜溜地说：“约了，估计一会到吧。你小子怎么总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？”

7

这时窗外已经黑暗如墨。一道闪电刺破夜空，接着一声霹雳震耳欲聋。豆大的雨点砸落下来，瞬间便大雨如注了！

电闪雷鸣中，一个身材高挑，棕色皮肤的年轻女孩跑进酒吧。披头散发，满脸水光。白衣短裤被雨水完全浇湿，紧贴着身体，绝顶优美的曲线透过湿漉漉的衣服呈现出来，一副绝美的体形，婀娜多姿，屋里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老严一看，是大吉普。

大吉普委屈地埋怨道：“真够讨厌的，老严。干吗选这天聚会

呢？”说话间，雨水顺着她的面颊和手臂不断地滑落，滴答而下。

老严满脸堆笑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老天爷也不跟我商量就下雨，快擦擦。”说着抽出一包餐巾纸，帮大吉普擦着。

惊魂落定的大吉普坐在老严身边，看着大家尴尬地苦笑道：“哥哥们好，让大家见笑了，都怨老严这死鬼，下午才通知我，结果被浇成了落汤鸡！”说罢，端起老严的扎啤一饮而尽。

大吉普不是他们的同学。她比老严小七八岁，但每次聚会，老严都会带着她，所以跟大家也都混得比较熟。不是老严非要带她，是她特别愿意跟着老严，喜欢甚至迷恋老严。老严的朋友们也喜欢大吉普的爽快，不娇气。在她面前，开什么样过分的玩笑，说什么样过分的话，她都不在乎。让喝酒就喝酒，一点也不扭捏。

林秋走上前，把手搭在大吉普的肩上，色眯眯地耳语道：“妹妹好啊！你瞧瞧让雨给淋的。来，哥给擦擦。”说着扯出一张纸巾凑了过来。

“林哥，我自己来吧。怎么今儿要单了呀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呀？”大吉普咯咯笑着，身体却灵活地躲闪着林秋的手臂。

林秋有点尴尬，为了掩饰自己不自然的表情，他将扑空的手臂抬起，顺势拢了拢自己的自来卷发，讪讪地说：“好啊，别骗我啊！回头我请你吃饭。”在林秋眼里，大吉普的身材甚至超过了青鸟健身广告上的模特，无与伦比。

大家落座后，开始嘘寒问暖、推杯换盏起来。酒酣耳热之际，老严的大哥大响了。是韩梅来的电话。

她说想带她北京姐们过去跟大家凑凑热闹。

8

酒吧的音乐悠扬悦耳，昏黄的街灯被雨水折射得流光溢彩，忽明忽暗。被酒精催起兴致的车震兴奋地给大家讲述着他的故事。

跟英国老婆结婚后，他随老婆在伦敦生活，一年后就取得了英国国籍。可两人实在过不到一起，整天吵架，七年后终于离婚了。

当时正好有个剧组从国内到英国拍戏，导演是老车的朋友，邀请他给剧组做翻译。到剧组的第一天，他就注意到了爱说爱笑、妖娆性感的余安。

一天，拍完外景戏，趁着余安上洗手间的工夫，车震偷偷地到他的哥们，也是剧组的导演说：“你们先开车回去吧，把余安留下，我带她回去。”

“你小子是不是看上她了？”导演乐得当个红娘，助人为乐。

老车坏笑着点了点头。跟英国老婆离婚后，他就单身一人。

等余安从洗手间出来，其余人都已离开，只剩下独自等她的车震。她当时一惊，忙问：“他们人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老车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那我怎么回去啊？”余安知道老车是英国本地人，不住酒店。

“你跟我走吧，先带你去吃饭，然后再送你回去。”

“可是，我跟你又不熟。”她不太相信老车。

“放心吧，我不会把你卖了的。”老车开着玩笑。

无奈之下，余安只好上了他的车，并跟他一起吃晚饭。吃饭时，车震使出浑身解数，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感情攻势。

渐渐熟悉后，余安为车震的幽默风趣和热情真诚所打动，加上他英籍身份的诱惑，就同意做他的女朋友。

不久，余安便从剧组的酒店搬到老车家住。等戏拍完，已经得逞的车震，便收拾行囊，跟随余安一起回到了北京。

“你够有福气的啊！”林秋羡慕地说：“娶了个外国妞，混了个外国身份，再找个北京美女跟你过日子。”

余安看了一眼林秋，心里有点不高兴。她觉得林秋当着自己的面这么说车震似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，不满地对林秋说道：“你意思是我就一补丁呗？你可别诋毁我跟老车伟大的爱情。呵呵，老车哪儿都好，就是太穷了。你们都是好哥们，也帮帮他吧，跟各位学着做生意挣点钱。”

林秋听余安这么说，也不好意思反驳，忙笑着解释道：“我是夸老车能干呢，不然他哪找你这么漂亮的大美女啊？”

老严看了一眼余安，从她那闪烁不定的眼神里看到一丝的不安稳，意识到这可能是个十分虚荣的女孩。跟她一起，老车的日子不一定好过。老严突然对老车担心起来。

9

外面的雨渐渐小了。这时，酒吧门口，韩梅带着一个一脸忧郁的大眼睛女孩走了进来。

身材高大的韩梅长发披肩，黝黑的皮肤闪闪发亮，坚挺的胸部随着呼吸一起一伏。她笑着跟老严挥了挥手，快步走过来。跟在她身后的那个女孩不自然地跟大家点点头。

看到那女孩，老严眼前就是一亮，跟过电一般。这是个身材匀称，肤白如玉，面容秀美的女孩。尤其是那双大眼睛，梨花带雨，明亮无邪。“漂亮，真是明眸皓齿，整个一个山口百惠啊！”那眼神，那神态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可又想不起来。

老严起身向韩梅招招手，然后把她介绍给大家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她是我老板的女朋友。”余安跟韩梅算是熟人了，她悄悄凑到韩梅身边耳语着什么，引得韩梅哈哈大笑。老严的目光落在韩梅带来的女伴身上。他从旁边搬了把椅子放在自己座位边，热情地对那女孩说：“请坐，欢迎加入我们的聚会。我叫老严，你呢？”

那女孩似乎不太开心，不自然地将嘴角挑起，礼貌地点头说：“你好。”声音很小，也未做自我介绍。

老严哪里知道，后来他的人生因这次不经意的遇见被彻底地改变了！

老严看到自己的殷勤并未被那女孩接受，茫然地看着韩梅，略带尴尬地问道：“你姐们怎么了，不开心啊？”

“不好意思啊，她今天心情不大好，遇到点不开心的事。我拉她出来散散心的，请各位多包涵。”韩梅连忙打了个圆场。

老严隔着韩梅，把身子往餐桌前凑了凑。探出头来，看着女孩，关心地宽慰她：“喝点酒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都会忘掉。给你来杯

威士忌吧？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你喝点酒吧？”韩梅搂着她附和道。

女孩毫无表情的面孔再次挤出一丝勉强的微笑。她摇摇头说：“我还是来杯苏打水吧。”说完，又收回笑脸，低头摆弄着自己左手腕上那支泛着绿光的玉镯子。

大吉普见状，心里就是一沉。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，老严对韩梅带来的这个女孩似乎有点动心。她注意到老严看那女孩异样的眼神，这种眼神里饱含着某种特别的东西，就像鉴宝家看到心仪的珍宝那般，全方位地打量，爱不释手地欣赏，这让她感到一丝的压力与不安。整个晚上，她紧紧挨着老严寸步不离。

那晚，老严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女孩。他对眼前这个漂亮而冷漠的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兴趣。他极力想从这女孩的动作和表情中，读出他所关心的信息，以至于车震他们要不时地拍打他一下，才能让他集中精力跟大家交流。

老严一直在回忆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，他觉得这女孩非常面熟，可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他眼前一亮，更多的是出于这个原因。这个女孩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、神态都给他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，而且似曾相识，亲切而不陌生，似乎曾在自己梦中经常出现的一张面孔，令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的感觉。他几次想主动跟那女孩聊聊，可那女孩总是沉默着一言不发。他很沮丧，也很尴尬，扭头讪讪地对林秋说：

“哥们，讲个黄段子吧，让大家乐呵乐呵。”

林秋眉飞色舞地讲着一个又一个的黄色笑话，众人都笑成了一团了，尤其是韩梅，笑得恨不得一头扎到林秋的怀里，但那女孩没笑，依旧闷闷地想着心事。老严也没笑，那女孩的神态吸引了他所有的注意力。

后来，韩梅告诉他，这女孩叫辛杨，北京人，跟男朋友在三里屯开了间酒吧，最近跟男朋友吵架而且还动手了。